

日韩古医籍的收藏现状及其发掘利用的意义

肖永芝 张丽君 李君 李春梅 全世玉 周敏

【摘要】 根据日、韩两国的古医籍书志资料、重要图书馆藏书目录的记载,从品种数量、成书年代、现存传本、馆藏情况及利用途径等方面,对 1912 年以前的 12 275 种日本医学著作和 1910 年以前的 416 种韩国医学古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日、韩两国医籍中数量最多的都是临证各科医书,体现了两国传统医学注重临床实际运用和经验总结的特点;日本古医籍主要成书于 17—19 世纪的 300 年间,韩国古医籍中超过半数成书年代记载不详;日本现存医籍中绝大多数是以抄本形式保存至今,韩国现存医籍中约 39.6% 的医籍通过抄本形式保存下来。现存日本医籍收藏于日本 500 余家藏书机构中,尤其是以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 19 家公、私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最为丰富,韩国医籍则以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保存得最多。中日韩三国学者有必要互相合作,共同发掘、研究和利用三国的传统医籍,让深藏各国图书馆的古医籍为东亚传统医学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日本医籍; 韩国医籍; 古医籍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xisting ancient medical works in Japan and Korea and the development value

XIAO Yong-zhi, ZHANG Li-jun, LI Jun, LI Chun-mei, QUAN Shi-yu, ZHOU Min. 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category, number, date of writing, circulated copies and library collection situation of 12275 Japanese medical works before 1912 and 416 Korean medical works before 1910 were analyzed. Most of these medical books are clinical books, which reflected the emphasis 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conclusions in the two countries. Japanese medical books were mainly completed between the 17 - 19th century and nearly all of them are conserved as copies, while in Korea the number is 39.6% and we don't know the time that more than half of Korean medical books were completed. The existing books in Japan are collected in more than 500 libraries, especially in 19 public and private libraries, such as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Tokyo University Library, Japan Library of Congress. In Korea, most of the books are conserved in 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i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It is necessary for scholars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to work together to study and utilize the ancient medical book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to make them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traditional medicine.

【Key words】 Japanese medical works; Korean medical works; Ancient medical literature

日本、韩国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与提高,编撰积累了大量的医药古籍,归纳总结了两国的医学理论及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其品种之繁,数量之多,总体质量之高,远远超出此前的各种估计和评论。日韩医学古籍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借鉴利用价值,保存现状如何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之一,无人给出确切的答案。有鉴于此,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对日本、韩国现存的古医籍

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统计、分析和研究。

1. 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以日、韩两国的古医籍书志资料、重要图书馆藏书目录所记载的内容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日本的《国书总目录》^[1]、《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2]、《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国书分类目录》^[3]、《和汉图书分类目录》^[4]、《杏雨书屋藏书目录》^[5]、《京都帝国大学和汉图书分类目录》^[6]、《石崎文库目录》^[7]、《朝鲜医书志》^[8]、“ソウル大學奎章閣の古醫籍書誌”^[9]以及韩国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合目录》^[10]、《朝鲜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1.02.003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三批自主选题团队项目“中、韩、日医学文献交流的研究”(编号:ZZ03074)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医籍通考》^[11]、《韩国医学大系》^[12]等。

本次研究主要以 1912 年以前的日本医学著作、1910 年以前的韩国医学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重点放在日本方面,总计涉及日本医籍 12 275 种、韩国医籍 416 种。

调查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日、韩两国古医籍的品种、数量、成书年代、传本、藏书单位等。对于医籍传本的研究,包括日、韩医籍中的抄本、刻本、活字本、复制本、誊写本、石印本、铅印本等。

本次研究首先收集日、韩两国著名图书馆的藏书目录,资料范围涉及 500 余家公立、大学和私立的图书馆;对所获资料进行筛选、分类、整理,编制出日、韩古医籍的目录数据库;在上述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两国现存的医籍进行统计分析。

2. 日、韩现存医籍的统计分析

2.1 品种数量分析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本次研究共统计到日本医籍总计 12 275 种,韩国医籍 416 种,仿照《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3]的分类方法,将所有医籍分为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匱、诊法、针灸推拿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杂著、医史、综合性著作及兰医兰药等 13 类,并将各类医籍种数与中国各类医籍种数进行了对照(表 1,表 2)。

表 1 中日韩古医籍种数/类别对照表

序号	类别	中国医籍 (种)	日本医籍 (种)	韩国医籍 (种)
1	医经	333	170	4
2	基础理论	263	198	—
3	伤寒金匱	845	606	2
4	诊法	496	339	3
5	针灸推拿按摩	498	505	8
6	本草	867	2228	46
7	方书	2192	1984	108
8	临证各科	5230	2725	150
9	养生	551	185	12
10	医案医话医论杂著	1311	2043	67
11	医史	346	319	16
12	综合性著作	523	49	—
13	兰医兰药	—	920	—
	总计	13455	12275	416

表 2 中日韩临证各科医籍种数对照表

	临证综合	温病	内科	女科	儿科	外科	五官	其他	总计(种)
中国	894	541	444	729	1246	711	652	13	5230
日本	387	259	243	407	607	439	338	45	2725
韩国	31	43	—	17	16	8	4	31	150

据此分析,日本医籍中数量最多的是临证各科医书,目前的统计总共有 2725 种;占第四位的是方书,有 1984 种;占第 6 位的伤寒金匱类著作,有 606 种。此三类相加共有 5374 种,约占医籍总数的 43%,接近半数,体现了日本汉方医学重视临床实际运用、注重总结提高临床实践经验的特点。

现阶段统计到韩国医籍 416 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仍然是临证各科医书,有 150 种;其次为方书,存 108 种;本草著作占第 4 位,有 46 种。上述三种著作相加,共有 304 种,约占总数的 73%。这个数字说明韩国医家也是比较侧重于临床实际应用的。

除临证医籍以外,日本现存较多的是本草学著作,数量有 2 228 种之多。在历史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 17 世纪初传入日本,随即受到日本诸多医药学家的的高度重视。在江户时期(1603—1868)的 266 年间,日本学者将《本草纲目》作为学习中国本草学的重要对象,举力研读《本草纲目》,或是把它作为教科书,或是将其奉为圭臬,抑或是对它进行校订刊刻及深入探讨,围绕《本草纲目》出现了一批推动日本本草学快速发展的医药学家。一些名家竞相以《本草纲目》为教材讲授本草学,门人动辄逾千,盛况空前,在日本列岛形成了一股学习研究《本草纲目》的热潮,历经 260 余年而不衰。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人通过改编、注解、考证、发挥《本草纲目》,在该书基础上衍生出大量的本草学著作,这是现存日本本草学著作数量众多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现存 12 275 种医籍中,有关脏象、骨度、运气、病因、病机的基础理论性著作仅存 185 种,医经类著作只有 170 种(《内经》综合类 22 种,《素问》类 52 种,《灵枢》类 15 种,《难经》类 54 种,《太素》类 2 种,《易经》类 2 种,医经综合类 23 种)。这两类理论研究的著作相加,仅有 355 种,不足医籍总数的 3%,反映出日本人不太注重研究医学基础理论的特性。

日本汉方医学还有一个特点,即 16 世纪伊始,以葡萄牙医学为主的南蛮医学传入日本。18 世纪中期,以荷兰医学为代表的兰医在日本立足,并对日本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很多日本人学习和研究荷兰医学,于是出现了大量研究兰医的著作。据目前的统计,现存有关兰医、兰药的著作 920 种,在所有医籍中占第五位。

2.2 成书年代分析

笔者对日、韩医籍成书年代进行了统计和对比分析(表 3)。

表 3 日韩医籍成书年代对照表

	15 世纪以前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初	撰年不详	总计(种)
日本	30	116	102	1338	1948	本次未统计	8741	12275
韩国	29	8	26	36	47	12	258	416

《大同类聚方》(安倍真直、出云广贞)和《大同医式》(撰者佚名),其次是成书于延喜二十一年(921)的《养生秘抄》(深根辅仁)。

如表 3 所示,日本古医籍主要成书于 17—19 世纪的 300 年间,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上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名家辈出,流派争鸣异常活跃,各种著作大量涌现。在医学领域,传统医学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医学著作不断涌现,至少有 3 388 部医籍在此期撰成。又据初步研究,所谓撰年不详的医籍大部分也是成书于江户时代的,二者相加占有所有医籍的 90% 以上。

在韩国现存古医籍中,成书于 15 世纪以前有 31 种,有明确记载成书于 16—19 世纪的约占 28%,另有 258 种医籍(约占 62%)的成书年代记载不详。

2.3 现存传本分析

日本现存医籍中绝大多数都是以抄本形式保存至今,占总数的 72% 左右,约 16% 的医籍有刻本传承,2.5% 的医籍有活字本存世,另有约 10% 的医籍版本待考。韩国现存医籍中,约有 39.6% 的医籍通过抄本形式保存下来,20% 的医籍有刻本传承,约有 7% 的医籍以活字本形式收藏。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4。

表 4 日韩医籍现存版本情况

现存版本类型	日本医籍(种)	韩国医籍(种)
有抄本的医书	8857	165
有刻本的医书	1990	86
有活字本的医书	295	33
有复制本的医书	18	3
有誊写本的医书	6	未知
有铅印本的医书	1	12
有石印本的医书	本次未统计	2
版本记载不详的医书	1108	31

2.4 藏书状况及利用途径分析

现存日本医籍收藏于日本 500 余家藏书机构中,尤其是以下 19 家公、私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最为

在所统计的 12 275 种日本医籍中,有 8 747 种医籍撰年不详,或成书年代尚需考证。仅有 3 528 部医籍有比较确切的年代记载。在这些成书年代明确的医籍中,现存最早的是撰于大同三年(808)的

丰富(表 5)。

表 5 日本医籍藏书状况

序号	藏书机构	藏书数(种)
1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4205
2	乾乾文库	2936
3	东京大学图书馆	1684
4	日本国会图书馆	1572
5	杏雨书屋	1465
6	九州岛大学图书馆	1046
7	东北大学图书馆	1008
8	庆应义塾大学	858
9	无穷会神习文库	560
10	东京博物馆	530
11	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	501
12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471
13	神宫文库	451
14	刈谷图书馆	463
15	静嘉堂文库	407
16	宫内厅书陵部	173
17	大阪府立图书馆	346
18	岩濑文库	369
19	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	209

在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日本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等公立图书馆,可以复制缩微胶卷。乾乾文库的医籍有很大一部分现归藏于杏雨书屋。最为方便的是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可以直接用复印机复印古籍。日本医籍中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著名医籍基本上都收藏在上述藏书单位之中。通过这些机构复制医书,是利用日本医籍的最佳途径。此外,日本的“京都大学电子图书馆贵重资料画像”(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index.html)、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search.php)等,也可以下载利用部分中日韩的古医籍。《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日本 1912 年以前的医籍至少有 524 种,说明在中国国内保存有这些日本医籍,可以在中国直接利用。

韩国医籍以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保存得最多,韩国其他图书馆保存的韩医籍情况尚未调查。由金信根编辑、首尔弥江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医学大系》,影印出版了 92 种韩国古医籍。韩国的“韩医古典名著总书(한 의 고전 명저 총서)”网站(<http://jisik.kiom.re.kr/login/loginForm.jsp>)收医书 336 种。此外,在日本也保存有部分韩国医籍,此次出未作统计。在中国《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了以《东医宝鉴》为代表的韩国医籍至少有 23 种,可以在中国直接利用。

3. 日本医籍的形成与流变

自古以来,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医学。最初是全盘学习模仿,经过长期的不断实践、总结与提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医学。日本是一个岛国,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历史上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相对困难。因此,日本对中国医学的吸收主要以书籍为媒介,经历了从直接引进、翻刻、注解中国医籍,到撰著本土医籍的学习、研究、利用和发挥中国医学的过程,且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大致相当于中国唐朝中期到宋朝。日本人独自撰著的医籍,最早的记载是平安时代的大同三年(808)出云广贞、安倍真直等编著的《大同类聚方》100 卷。此书早已散逸不存,现存众多同名医书抄本多系伪书。永观二年(984),针博士丹波康赖集隋唐医学之大成,著成日本现存最古的医学全书《医心方》30 卷。由于《医心方》系采录《素问》、《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广济方》、《集验方》、《养生方》、《圣惠方》、《华佗方》、《本草经》、《养生要集》、《延喜赤书》、《稽康养生论》、《养生志》等 200 余部隋唐医书写成,故保存了丰富的隋唐医学精华,且其中很多医书在中国已经散逸不存,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医心方》的成书,标志着日本传统医学黎明期的到来。

镰仓时代(1192—1333),约相当于中国宋末、金、元初。在镰仓幕府的统治下,医疗官营的贵族医学逐渐崩解,受武家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僧侣与医学关系密切,盛行以僧医为主的佛教医学,出现了与武家接近的医师,这些平民医师谋求简便实用的医学,催生了日本化经验医疗的萌芽。继平安时期的《医心方》后,荣西《喫茶养生记》、惟宗具俊《医谈抄》、惟宗时俊《医家千字文》、惟宗时俊《续添要穴集》、梶原性全《顿医抄》和《万安方》等均为当时的医学名著,传承了大量中国宋元医学的精髓。

室町时代(1333—1573),约相当于中国元末明初。以竹田昌庆、月湖、田代三喜、坂净运为代表的一些著名的医家留学明朝,学习中国医学,归日后传去了中国金、元、明代的医学,成为日本医界的先驱人物。在此期间,僧人有林、医家月湖化裁中国宋金元时期各种医学流派的著作,再加上自己的临证经验,分别著成《福田方》12 卷和《全九集》4 卷。元龟二年(1571),曲直濑道三采撷宋金元明医著之精粹,同时融入自己的医疗实践和创意,整理编著成《启迪集》8 卷。曲直濑道三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倡导灵活运用经验处方,以李(东垣)、朱(丹溪)医学为宗而又不偏执固着于一家之说,通过实践综合各家之说,努力将中国医学简约化、日本化,结束了日本单纯模仿、照搬中国医学的历史,成为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先锋,开后世方派医学之先河。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前后仅 30 年,约相当于中国明神宗万历年间。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统治下,日本社会逐渐安定,中日双方的交流更加频繁,求学中国或东渡日本的学者、医家往来不息,元、明医学大量输入日本。此期的代表性医著主要有:曲直濑家族的《道三医书》、《药种性味功能直传》、《药性能毒》、《炮炙撮要》等。

江户时代(1603—1868),大致相当于中国明末、清代,是日本文化史上承前启后、高度繁盛的时期,也是本草学发展的鼎盛期。纵观此期日本医学的发展状况,受中国明清医学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名医辈出,学术水平之高、研究成果之多,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日本医学从单纯模仿中国医学到逐步具有本土特色,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在医学文献的传承方面,日本人从最初的引进、翻刻中国医籍,到后来对中国医学进行消化与吸收,再到研究、发挥、利用,在逐步探索的过程中,日本传统医学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江户时期在日本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学说,医史学家在日本时代变迁的基础上区分医学学术流派,大致划分为后世方派、古方派、古今折衷派和汉兰折衷派的四大派别。

室町时期传入日本的李(东垣)、朱(丹溪)医学,经安土·桃山时代,直至江户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先于其他流派风靡全国,被称为后世方派。后世方派为继承曲直濑道三学说的医学流派,它汇集了《内经》、《难经》及金元李、朱医学之精粹。此后不久,以刘完素、张子和的学说为基础,以攻泻为主的刘、张学派兴起,称为后世方别派,代表人物有饕庭东庵、味冈三伯等。后世方派医家的代表著作

有:《启迪集》、《素问标注》、《医家千字文注》、《经脉发挥》、《家传十四经》、《经脐捷径》、《黄扁性理真语》、《针灸枢要》等。

以名古屋玄医为首的古方家,提倡回归汉代盛行的张仲景《伤寒论》。《伤寒论》的古方经吉益东洞等的阐释,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此,治法简便、以实际证候为依据的古方派兴盛起来,迅速漫延日本全国。由于古方派着眼于以临床经验为基础的实际证候,故又称为亲试实验派。古方又分为真古派及拟古派。所谓拟古派,处方不论古今,但其学术以古方为基础,主张“方无古今,要期其治”。属于此派系者,有名古屋玄医、後藤艮山、山胁东洋、永富独啸庵、龟井南溟等,但此派后来多向实证主义发展,逐渐倾向于兰方。所谓真古方派,对《伤寒论》推崇备至,忠实地沿用《伤寒论》的古方、古道,丝毫不加后人之意,吉益东洞、吉益南涯、岑少翁、村井椿寿、尾台榕堂等均属此派系。真古方派将后世方派奉为医经的《内经》视为伪作,认为其对医学无益而摒弃排斥,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五运六气、引经报使诸说作为空洞的理论而加以否定,主张对中国医学进行革命,仅选择张仲景《伤寒论》中有关实际证候的部分。古方派进入 18 世纪由後藤艮山创立,经香川修庵、山胁东洋发展,至吉益东洞提出“万病一毒论”而达到顶峰。古方派的代表著作主要有《金匱注解》、《纂言方考》、《医方规矩》、《医方问余》、《医学愚得》、《经脉药注》、《阅甫食物本草》等。

江户中期以后,幕府医学馆多纪氏一门从考据学的角度考证文献,折衷古方、后世方之长短,称为折衷派,又称古今折衷派或考证派。属于此派别的医家有多纪元简、多纪元坚、目黑道琢、伊泽兰轩、中神琴溪、浅田宗伯、福井枫亭等,他们代表著作主要有《黄帝内经灵枢讲义》、《素问参杨》、《素问绍识》、《伤寒论考注》、《金匱玉函要略辑义》、《金匱要略述义》等。

自宽永十六年(1639)起,受锁国政策的限制,在江户前期,西洋文化的输入几乎陷入绝境,介绍于 16 世纪的南蛮医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洋医学),也仅能勉强维持下去。江户中、后期,随着倭古方(又称和方)的再现以及荷兰医学的输入,主张革新的古方派推进了对荷兰等西方医学的研究。山胁东洋、华冈青洲、原南阳、本间枣轩、帆足万里、片仓鹤陵、贺川玄悦等,吸取荷兰医学之长,综合运用汉方和兰方,称为汉兰折衷派。经折衷派医家的不断积累,奠定了日本研究西洋医学的基础。汉兰折衷派医家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藏志》、《腹诊》、《东洋先生方函》、《伤寒论讲义》、《产科琐言》、《乳岩准》、

《疡科方笈》、《伤寒论夜话》等。

总之,17—19 世纪的江户时代,随着社会的逐步安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医学的学术研究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气氛,是日本医学史上值得夸耀的百花盛开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批日本医学著作,承载了日本传统医学取得的丰硕成果,代表着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4. 朝韩医籍的形成与特色概述

朝鲜半岛医学在李氏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达到鼎盛。在李朝时期编撰、刊行的朝鲜本土医书以推广朝鲜本土药材(乡药)为主要目的,并首先考虑了临床的实用性,以医书的普及为宗旨,将中国医书译为谚文(古朝鲜文)或加以译解刊刻出版。所刊印的中国医书,从基础到临床涵盖面较广,但还是以切于临床实用的医书为主,其刊行高峰出现在李朝前期。从李朝与中国、日本间医书的往来资料来看,朝鲜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医书,日本则从朝鲜间接获得了较多的中国医籍,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医学的发展。

朝鲜本土医书是在对乡药的认识有所提高的基础上编撰的。到李朝后期,出现了针对频繁发生的各种传染病的治疫方书以及妇、幼专科医书。李朝医家在编撰医书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医书的内容,但多舍弃了中国医籍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仅对相应的治病方剂进行筛选摘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朝鲜医学未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础理论。

宣祖末至光海君时期(1567—1623),“大医”许浚在战乱中历尽艰辛完成了《东医宝鉴》的编辑。他在该书中将朝鲜医学视为独立医学,冠以“东医”之名,强调并推动了朝鲜乡药的普及和利用。这是朝鲜医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

但是,自《东医宝鉴》问世以后,朝鲜医学曾经沉寂了百年的漫长时间,直至英祖、正祖时期(1724—1800)才再次获得发展。英祖朝是李氏朝鲜刊印中医书籍较多的时期。正祖时期,医学的发展主要来自君主对医学的理解与贡献,正祖不仅发起编撰《济众新编》一书,还提出了运气与疹疫的联系,对遏制当时泛滥的疫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宗时期(1863—1906)是医书编撰的黄金时期,医学的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医书的编撰方面。此时,李济马编撰了《东医寿世保元》一书。该书为韩医的四象理论奠定了基础,对朝、韩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一次将李朝末期的医学推向新的高潮,标志着朝鲜医学本土化的基本完成。

在朝、韩历史上,从古朝鲜、新罗、高丽直至李氏

王朝,很少有书坊或私人刻印医书进行商业交易的,医书的刻印多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官方主办,使得朝鲜本国编印的医药古籍流通不广,普及面较小。加上朝鲜半岛曾经战乱灾荒不断,造成了文献资料的浩劫,故朝、韩现存医药古籍的数量相对较少。

朝鲜对中国医学的吸收,多注重于对临证医学经验的汲取,对仲景医书的研究却十分罕见。因此,朝鲜人编撰的医学古籍绝大多数都是方书或临床用书,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匱类著作的编撰都十分稀少。

李时珍《本草纲目》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时间都是比较早的,成书于 1613 年的《东医宝鉴·汤液篇》对《本草纲目》就有了零星的引用。但是,《本草纲目》在日本的影响却远非朝鲜所可比拟。《本草纲目》传到日本之后,在日本引起了长达 260 余年的本草热。日本人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编撰了 130 余部本草著作,由此将日本本草学推向高峰。但是,《本草纲目》并没有在朝鲜被翻刻过,朝鲜人也没有大规模地系统学习该书。尽管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在著作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但在该书基础上编撰的本草著作却极为稀少。据笔者目前的考察,参照《本草纲目》编撰的朝鲜本草著作只有无名氏《药性歌》、柳僖《物名考》和《本草精华》3 部。其中,《本草精华》是朝鲜存世不多的珍稀本草专门著作之一。

总之,根据目前的初步统计,尽管由朝鲜、韩国编撰的古医籍现存不足 500 种,但是,如《东医宝鉴》、《医方类聚》及《医林集要》等著名医籍,对中日韩三国的医学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各国学者对它们的特色及价值多有研究;而《乡药集成方》、《东医寿世保元》则是颇具朝鲜特色的著作,此类医书值得中日两国借鉴和学习;他如《医门宝鉴》、《本草精华》等,是学界过去不太了解或关注不够的医籍,此类医书各具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内容特色及研究利用价值等有待于深入发掘整理。

5. 发掘利用日韩医籍的意义

任何科学或文化,无论起源于哪个国家或民族,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必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智慧,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学者相互切磋,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中、日、韩三国的医学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医籍流传日本、韩国的较多,同时也有从日本、韩国传来医籍的成功范例。《灵枢》一书流传高丽,最后又回传中国,使这部经

典医籍最终得以完好保存至今。1884 年,杨守敬曾以一己之力引进过少量日本医籍,辑印丹波家族所纂《聿修堂医学丛书》,出版日本医籍 12 种;1936 年,陈存仁编印《皇汉医学丛书》,引进、推介了 72 种日本医籍,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通过医籍文献的交流,中日韩三国不断互相汲取各国医学的精华,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与提高,各自编撰积累了大量的医药古籍。保存下来的日、韩医学古籍,在品种、数量和质量上与历代中国医籍相映生辉,其中有许多医籍各自代表了日本、韩国传统医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完好地保存了中国历代医学的精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此丰富的东方医学遗产虽然保存完好,但并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大量的古代医学著作被束之高阁,深藏各国的图书馆中。

由于日韩古医籍中有很多是用汉文撰写的,现代日本和韩国的青年人大多很难读懂,研究者也越来越少。受各种条件所限,中国国内广大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工作者却又无法读到它们。因此,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有必要互相合作,探讨如何发掘、研究和利用三国的传统医籍,让深藏各国图书馆的古医籍为东亚传统医学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国书研究室. 国书总目录. 东京:岩波书店,1978.
- [2] 国立国会图书馆.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第 1 编. 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1986-1990.
- [3] 内阁文库. 内阁文库国书分类目录. 东京:内阁文库,1961.
- [4] 宫内厅书陵部. 和汉图书分类目录. 东京:宫内厅书陵部,1952.
- [5] 武田科学振兴财团. 杏雨书屋藏书目录. 京都:临川书店,1982.
- [6]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京都帝国大学和汉图书分类目录:医学. 京都: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1942.
- [7] 大阪府立图书馆. 石崎文库目录. 大阪:大阪府立图书馆,1968.
- [8] 三木荣. 朝鲜医书志. 大阪:大阪学术图书刊行会,1973:123.
- [9] 真柳诚. ソウル大學奎章閣の古醫籍書誌[M/OL]. [2010-12-15]. <http://mayanagi.hum.ibaraki.ac.jp/paper01/Kyujyang-gak.html>.
- [10] 首尔大学校奎章閣. 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總合目錄. 首尔:保景文化社,1994.
- [11] 崔秀汉. 朝鮮醫籍通考.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 [12] 金信根. 韩国医学大系. 首尔:彌江出版社,1994.
- [13] 薛清录.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收稿日期:2010-12-10)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